# 《雪中情》运钞车半夜困在雪地里，情况不妙......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寂静之音 更新时间：2024-06-19

*地点：效外。时间：半夜。人物：高大姐：30-37岁。开一辆四轮驱动的吉普车。王师傅：40岁左右。过路人。大林 ：30岁左右。运钞员。 （一辆四轮驱动车停在路中间。高大姐拿一个毛毯蹭汽车发动机。王师傅上）王师傅：（念）正月十五元霄佳节，遭遇百...*

地点：效外。

时间：半夜。

人物：高大姐：30-37岁。开一辆四轮驱动的吉普车。

王师傅：40岁左右。过路人。

大林 ：30岁左右。运钞员。

（一辆四轮驱动车停在路中间。高大姐拿一个毛毯蹭汽车发动机。王师傅上）

王师傅：（念）

正月十五

元霄佳节，遭遇百年不遇大雪，差不多车辆全冻住，连爬带走回家过节。要是能找辆能开的车就好了。（四下张望）哈！……这有一辆！还四轮驱动的。底盘高。（一拍车厢盖）同志：（自言自语）噢，是女同志。（对高大姐）你这车能走吧，如果你拉我，我给你200块！

高大姐：如果能走，我在这呆着呀。同志，我比你着急，如果你能让我走，我在你200后面加个零，2024块！

王师傅：我说大姐，你这个车可是四轮驱动的吉普呀，你说这天，四轮驱动的车要走不了，还什么车能走？

王大姐：我也这么想。所以别人不敢开，我开车就出来了。还不错，别的车都冻在城里。

王：你的车……

高大姐：我的车冻在城外！

王：那不一样吗！

高：不一样！这城里的能找个地方歇一歇。借个火，吃顿饭。这城外不行，你说，要火没火，要人没人。一个大雪坑，车掉进去了，

一米

多深呢，我去垫雪坑，雪坑垫完了，发动机冻住了。得用火烤。

王：那还不简单，我们一起烤，烤完了你顺便带我一程。

高：那赶情好，可拿什么烤？我有一个毯子，这不，已经用上了。

王：大姐，这冰天雪地的，你非得开车回家呀？

高：那当然，我家孩子他爸是个军人，这不给我打电话，扫雪去了。我再不回家，孩子一个人在家不行。大兄弟，那你家离这城里很近。

王：哪里，我都走两个钟头了。

高：家中有急事。

王：那到没有。

高：那为什么不住旅店？

王：住：人到是想呀，旅店我是去了，全是回不了家的人那真是人山人海。我算是掉海里去了！

高：掉海里？

王：是呀，人海。

高：嗨！

王：你说，哪家旅店不爆满呀，走廊都是人。

高：人家不留你？

王：留。就是得住屋檐下。

高：那不跟住外边一样吗？

王：不一样。住外面雪当被子，地当床。住店。起码给床棉被。所以，想想还是走吧。

高：你这一走挺好，要不，这深更半夜，我遇不见人也怪害怕的。

王：遇不见人，那可不一定。你看，这不来了一个。

（大林上，身背一大包）

大林：天哪，这真是人哪？这是人灯！（极度疲乏，喜出望外）

王：什么，什么？这是人灯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人灯，还天灯呢？

林：是啊，刚刚遇见鬼灯。

王：下大雪，净下出稀奇古怪的事，这青天白日的，还有鬼？（对林）我看你到像鬼。

林：差一点就成了鬼。要不是遇见你们，我们弟兄这就都成了鬼了。

高：大兄弟，他说得有道理。再说这也不是青天白日。这是半夜三更。他也象鬼。

林：（才顾得上惊喜万分）军用吉普！大嫂，你这车可是军车。

高：是！

林，你可是军嫂？

高：是。

林：天，可把你们盼来了（冲上去，热烈握手）亲人哪，我就说，党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。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（回头喊），同志们快走呀？组织上派人来接我们了。一定要坚持住。这回这灯是红灯，是军灯，是军嫂给我们点亮的灯。这不是鬼灯。

王：我说同志，（态度有些愤怒）你老鬼灯鬼灯的是什么意思。这哪来的鬼？

林：嗨，您不知道，这从昨天早上就开始下大雪，这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。什么也看不见，车也走不了啦。我们只好下去找人家。又累又渴。寻思歇一会。最好在那留宿。走得筋疲力尽。都走不动了，好容易看见灯光了，边爬带滚冲过去一看，是鬼灯！

高：什么叫鬼灯。

林：一看你就是军嫂。不是当地人。这鬼灯是当地人的习俗。这不

正月十五

元霄节了吗。老百姓在坟前点灯。说是给鬼过节。

高：赶情你们把鬼灯当成人家了！

王：也对。是人家。不过不是阳间，是阴间而已。

林：这一找鬼灯，我们可就偏离了大路。多走了二里多路。

王：才二里路。

林：二里路。同志，你背上我们这大包，在

一米

多深的雪中走两步路试试。

高：我们这雪也不比那浅。

王：不用试也知道。

林：鬼灯也救了我们。

王：鬼怎么能救你？

你看，我们这一天半，又累又渴。这渴了，好办，捧口雪。饿了，就什么吃的都没有了。那鬼灯旁供放了不少馒头。冻得硬梆梆的，一个也没坏，就着雪，我们啃了几口。要不，还没力气支持到这！

王：你还不是一个人？

林：是，有灯就有希望。现在我们才知道什么叫指路明灯。

王：指路鬼灯……

高：什么也别说，大兄弟，来，喝口水，吃点饼干。（拿出矿泉水瓶和饼干。）

林：大嫂，你这水也冻住了，可我的心却暖呼呼的，可找着亲人啦。

王：你说你还有兄弟。

林：是。

王：那得赶紧修车。

高：关健是让车着火。

王：这好办，大兄弟，你背得沉甸甸的，这是什么？

林：这……

王：你说你身高体壮，我们还能抢你似的？

林：（犹豫地）说白了，是纸？

王：我就说吗，什么东西这老沉。兄弟，我给你二百块钱，把这纸烧了，去烤发动机，救你们弟兄。

林：（从背上拿下来，抱紧包）那可不行！我这纸不能烧。

王：不是纸，是书？

林：也可以这么理解。

王：现在非常时期，你告诉我书什么名，以后再买。

林：（摇头）不行。这书名叫人民币。

王：还有叫人民币的书。放心，我不一起烧，打开来，一本一本的烧，说不定烧到第七八本，这发动机就化了。

林：一本一本的烧，亏你想得出来。一张一张烧也不行！这包里的东西，比我的生命重要。

王：你那可是五星红旗？

林：不是红旗？

王：你看，我就听过一首歌。五星红旗，你是我的骄傲，你的名字比我生命还重要。如果不是五星红旗，怎么比你的生命重要？

林：（对高大姐）大嫂：你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

高：不知道？

林：部队没跟你讲！

高：没讲。

林：这保密工作还做到家了。

高：我与你萍水相逢，怎么知道你？

林：（也一愣）你不是来接我们的。

高，我是开车回家，这车是部队淘汰下来的，我买的。才四千块钱。

林：（一吃惊，但很快镇静下来）噢：那大嫂，对不起啦。一会同志们来的时候你可别这样说。你就说，你是来接我们的，那样，我那些弟兄才肯走。

王：有那么严重。

林：我们是人在，阵地在。人不在，阵地也在。那么弟兄，走不动了，就想把自己给埋在雪里。

高：你们是干什么的？

林：我当然是军人。执行任务。

高：我丈夫也是军人。

林：说来说去，还是军嫂。大嫂，你不就是要烤发动机吗？我这个鸭绒棉袄烤发动机？

高：我说兄弟，你宁可用棉袄，也不用这大包，这说明这包东西很重要。

林：嗯（帮忙发动机）你看有同志来了。我去接。

高：这回还把我当成接他们的人了。

王：人民币，有叫人民币的书吗？（拉着高，哎呀，我估模这人拿的是钱），北风烟雪，这大雪天，他孤身一人，从哪弄这么多钱，抢来的，偷来的？

高：不像。北风烟雪的。谁顾得上偷东西？

王：人民币？（思考状）不是运钞的，就是劫钞的？

高：再观察观察。

林：（上）哎呀，大嫂，你看，我那些弟兄们不肯走了。得想想办法吧。你看发动机我用棉袄。

王说：我说：咱俩得想办法。

高：人家万一是好人。

王：大兄弟，你这是钱吧？

林：是国家财产。（弄发动机）

王：回答还挺专业。

高，人家刚才说了。看这样子，不象坏人。

王：你们几个人？

林：连司机。五个。

王：还有司机？

左侧人声：队长，那车是不是也走不了呀？我们走不动了，就打算在这光荣了！

左侧另一人声：队长，记住暗号呀！等雪化了，我们身底下，压得可都是运钞车的钞票。

王、高：运钞车？

林：是呀，大嫂，大哥，可得帮帮我们！

王、高：怎么帮？

林：就说车能走？

林：（冲里喊话）同志们，加把劲呀。党派两位同志来接我们了。车没坏，能走，不信，我给你们按按灯。

王：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？看我的。（冲里喊话）同志们辛苦了！党派我们来接你们了！

高：同志们，我们是军车，是二团尖刀排的。下大雪怕什么？我们与天斗。一定能胜利。看，我为你们准备吃的，穿的。加油！我现在就去接你们？（按汽车喇叭，汽车发出清脆的笛声）

（东侧汽笛声。里面人声。“是运钞车吗的同志们吗！我们是武警部队的。开着铲雪车和越野车来接你们了。”

大林：这回是真的了。冲里喊，同志们，听见声音了吧，党来接我们来啦。我们完成任务啦！明天早上，银行正常营业！

高：公交车正常出行。

王：菜市场的菜不涨价。

左侧人声：队长，我们知道啦。谢谢同志们！与天相争，勇者胜！

林：大嫂、大哥，你就跟我们上越野车吧！

高：这不行，方向不对。

林：荒效野外，我们不能扔下你们不管。接上我们那几位同志，先送你们回家。

高、王：谢谢。

王：在最坏的情况下，也不要失去信心。同志们：我们一定能战胜百年一遇的暴风雪！与天相争，勇者胜！（下）

电话：0412-8114650 网址：

yuanquan13@163.com

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.net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.net站内查找